

# 部落文學，母語創作

文／乜寇·索克魯曼

我是乜寇·索克魯曼，是一九九九年的時候由漢姓全振榮更名過來的，乜寇是我的名字，它象徵著我的生命價值傳息自我歷代叫作乜寇的先祖，因為布農族的名字是不間斷地讓子孫使用，相同名字之間彼此的關係是阿拉(ALA)，所以所有叫作乜寇的都與我是阿拉的關係。我的家族名是索克魯曼，相傳古時布農族仍與鄒族有許多戰爭的年代，一天鄒人遭到布農郡社群人追殺，而逃到我家族領域，祖先將鄒人藏匿於一座山洞，因為這樣的善心，鄒人稱我先祖為協助藏匿者——索克魯曼。

一九九九年更名後我像是得了新的生命，全身充滿活力，二〇〇〇年筆者以〈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生命拐了個彎〉參加第一屆的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獲得貳獎的肯定，我猶如一個尚未知悉狩獵工作的小獵人闖進了諾大的文學獵場，剛開始有點迷失方向，然而原住民文學對我而言不會是很難掌握的領域，我開始運用我熟悉的部落經驗寫下我對部落的思考與懷念，我的文學常是環繞在部落的領域，有人擔心部落真有那麼多東西可以寫嗎？就如獵人的角度看山一樣，山一攤開是極碩大的範圍。

二〇〇三年適逢學院畢業，可說是我作品較少的一年，我忙於畢業後的方向而忽略了創作，發表的唯一一篇〈老人與小孩——傳承〉(2003年9月號597期《幼獅文藝》)是二〇〇二年的作品，作品描述一位老人與小孩子的對話，對話中會發生新舊價值的融合，此種創作方式常會表現在我的作品上，原因是筆者本身自小就喜歡與部落老人聊天，我一直認為老人是該尊敬的，而他們的生活本身就是智慧

與經驗。但雖如此，我卻獲得了兩項肯定，一是新竹縣文化局舉辦的吳濁流文藝獎小說組佳作——〈我的父親〉，二是台灣原住民文學獎小說類貳獎——〈衝突〉，另外一篇收錄於《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》的〈霧夜〉小說也被翻譯成日文。

「永遠的第二名」，一位朋友在我領了獎之後對我說。確實，我拿了第二次的貳獎，「永遠」象徵的是永恆的記號，文學獎可以排名次，但是文學的能量與影像力卻是無法估算的。

二〇〇三年對我而言是很充實的一年，畢業後我回到部落——望鄉部落——與部落年輕人思考部落的未來，也在同時我慢慢地發現部落的美，那是我一直在思念的，不管是部落對面玉山主峰的高山生態，或是部落布農族文化風情等等，我認知到我可以書寫的題材將越來越多，那都是很真實的呈現自己眼前。

二〇〇四年開始，我在部落裡思考到原住民文學該是什麼？傍晚耳畔傳來布農天籟之音八部合音的音韻，腦海裡突然閃過一個思考：實際上我不是在寫原住民文學，因為我不曾寫過以泛原住民為議題的作品，我所創作的都以我的部落——望鄉部落的人、物、土地有關，所以我應該是部落文學創作家，既然如此，我應該要寫出部落都可以理解的語言，也就是母語寫作，然後漢語翻譯，所以母語寫作將是筆者二〇〇四年創作的方向思考。

我願寫下我部落的美麗與哀愁與世人分享，與部落族人共享。

